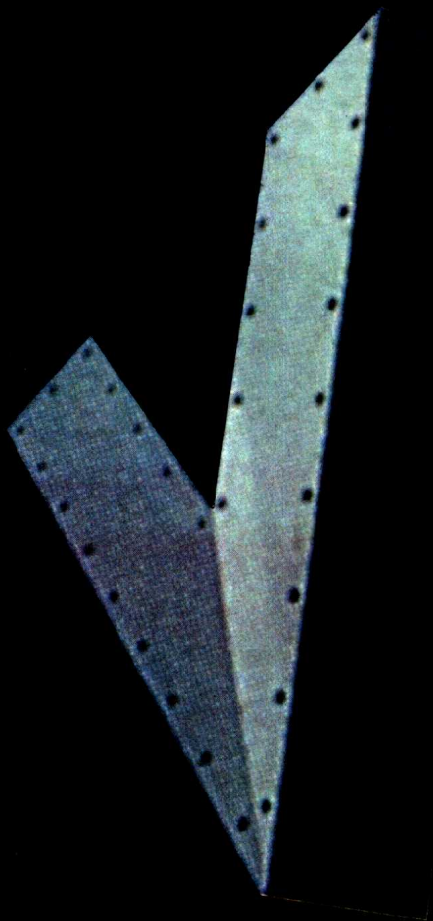


20

世纪末世界文学作品精选中篇小说卷 1

在那時

● 吕同六 / 编选



20

世纪末世界文学作品精选中篇小说卷 1

在那時

● 吕同六/编选

期 限

书请在下列时间，

前言

20 世纪的列车已驶近终点站。

回眸 20 世纪文学，不难发现，它的繁富多姿和曲折流变，在人类文学发展的漫长进程中，是既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是独一无二的。

20 世纪，文艺思潮迭起，涌现出一个又一个“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文学流派纷呈，诸家争鸣，各领风骚几十年或十几年；艺术革新层出不穷，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花样时时翻新。

20 世纪，文学世界化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随着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高速发展，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性现象。国家、民族和地域的自然隔断被打破了，各国文学合乎情理地相互渗透，交融。

而在单一国家文学的范畴内，某种思潮或某个流派垄断的局面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格局，各种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的文学并存，它们各行其道，各得其所。它们之间也发生着互相吸纳、交融。

当我们把扫描的目光再投向 20 世纪末，世界文学舞台上独特景观，显得愈发鲜明，愈发突出了。

20 世纪末的文学，记载着世纪之交人类特殊而又复杂的生存情状，叙述着人类面临的种种新的社会现实矛盾、冲突，因而它必然打烙着鲜活的时代运动的印记。

20 世纪末的文学，表现着各个民族内在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基因，是民族的精神与灵魂的体现，因而它自然是斑斓的民族

风尚画卷，是形象的人文志。

20 世纪末的文学，体现着一代艺术家的命运遭际、思想素质、人格修养、审美特质和艺术风貌，因而它理所当然地刻画着一代人上下求索的人生足迹，映照出一代人敏锐微妙的心灵态势。

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一方面孜孜努力发展自己丰富多姿的文学，另一方面又以进取的姿态，鼎力推进各国文学之间的交流，取长补短，共享人类优秀文化的成果。这是历史的选择，文明的选择。

基于此，我们编选了《20 世纪末世界短篇小说选》、《20 世纪末世界中篇小说选》、《20 世纪末世界散文选》三种图书，奉献给面对汹涌澎湃的经商大潮，却仍然忠心痴心于缪斯女神的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

正如人们大抵上把每个世纪起初的一二十年时光称为世纪初一样，我们也权且把本世纪末尾的一二十年时光称之为世纪末。

舆论认同的名家名作，艺术价值较高而可读性又较强的佳作，崭露头角的文坛新人之力作，少量评论界发生争议的作品，这些便大致是入选这三种图书的标尺。一些探索性异常强烈的作品，虽在文学批评史上赫然有名，但难以引发读者兴味，便不无遗憾地割爱了。

书籍编选过程中，承蒙谭立德、于晓丹、张晓强、朱景冬诸君给予宝贵的协助和支持，我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谢意。

吕同六

1994. 11. 14，漫天飞雪日

北京 霞光里

目 次

四幅画像	[苏联] 丘拉基 (1)
	苏文 何辛译
大沼泽轶事	[巴西] 萨尔内 (96)
	张宇 唐玺麟译
蓝眼睛 黑头发	[法国] 杜 拉 (158)
	思 远译
在那时	[乌拉圭] 奥内蒂 (242)
	刘晓眉译
晚 会	[法国] 俄斯特 (298)
	徐家顺译
成吉思汗的白云	[苏联] 艾特马托夫 (381)
	严永兴译

四幅画像

〔苏联〕丘拉基

苏文 何辛 译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丘拉基(1941—)，原苏联作家。原为精神病科医生。作品多取材于现代城市生活，关注当代人的精神状态和道德哲理问题。

《四幅画像》(1984)，是作者运用假定性手法描写一名具有奇异能力的青年画家的故事。现实描写与奇幻情节水乳交融，富于哲理意味，表达了作者对艺术的意义和其他人们关心的问题的思考。

“我可以动一动吗？”列布罗夫怯生生地问道。

安德烈离开画布，心里很恼火。这家伙不满意什么？！多好的晨光，多好的太阳。面对这样的生活，应该高兴才是，可他酸溜溜的，仿佛头上让人浇了一盆子醋。安德烈对列布罗夫本来就没有好感。他显然是个蛮横无礼、惹是生非的讨厌家伙，让

家里人怎么受得了？而且他手脚一定不干净：上千卢布他不会去偷，没这个胆量，可是三五个卢布，他就不客气了。他现在之所以显得怯生生的，仅仅因为这儿是画室，他不习惯，失去了自信。要把他搁在他熟悉章法、精通门路、能施展身手的位臵上，他还不得踩你的脚，用胳膊肘撞你的心窝，末了还要骂你一顿吗！

安德烈和列布罗夫是初次见面，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但他毫不怀疑事实肯定如此：这家伙会偷三卢布，也会用胳膊肘撞人。列布罗夫一身打扮倒颇为考究：浅色西装，红色衬衫，裤脚下露出的短袜也是红色的。可他毕竟周身像是笼罩着一层棕褐色的迷雾，阳光很难穿透这层迷雾照在他身上。这样的人还非要画什么肖像！……

安德烈·杰尔查文已经小有名气。他的画全都是北极风景：寒冷的大海冰清玉洁，绿色、蓝色、粉红色的浮冰异常纯净，条条北极光宛如宏伟的纱幕。人们常常把他比做勒里希^①，说勒里希向我们展示了喜马拉雅山的洁白世界，杰尔查文则展示了北冰洋风光。他们如此对比，自以为说得非常准确，而且画家会很高兴。岂不知，安德烈对这些令人生厌的鉴赏家却非常恼火——他们懂什么，简直是一帮假行家！他和勒里希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就因为喜马拉雅山和北冰洋都是冰雪世界？那么也可以说是葛饰北斋^②和艾瓦佐夫斯基^③二人相像了，两个都是画海的嘛！勒里希表现的是宁静的世界，内向的世界，安德烈

①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勒里希（1874～1947），俄罗斯画家，自1920年起住在印度，曾画印度及西藏风光。

② 葛饰北斋（1760～1849），日本著名画家。

③ 艾瓦佐夫斯基（1817—1900），俄罗斯著名画家，擅长画海。

的画永远充满着无比的力量，就拿这从新地岛^①下滑的诺登舍尔德冰川悬冰来说吧，这些悬冰就像绷紧的弹簧，蕴含着无穷的力量，无坚不摧，不可阻挡！哼，那些人还算是艺术行家！

安德烈工作勤奋，也常有展出，但手头一贯相当拮据。展出的作品几乎都不是订货，也就是说，他的创作纯粹为了扬名，挂上一阵子，就搬回画室去了。有时在小画店能卖出几幅小型作品，他的收入仅此而已。再有，就是有时被收购去作奖券奖品。安德烈恨那种声称不在乎钱的伪君子，他自己一再说他爱钱，他需要许多的钱，但他除了绘画以外不愿用其他任何方法去挣钱。他只画他所爱画的，作画竭尽其所能，他既然是个优秀画家，那么他作画就应当能够糊口，安德烈深知自己是个优秀的画家，他虽未拍着胸脯赌咒发誓，但他对此深信不疑，正如他的祖父（安德烈不记得他的父亲）深知自己是叶尼塞河上一位优秀领航员，假如有谁对此表示怀疑，他会非常吃惊。正因如此，安德烈拒绝了去南极的建议。人家请他去当轮机工（说顺便你还可以成为“冰雪大陆的讴歌者”），但安德烈不愿将自己的事业当做顺便做做的事。与其那样，还不如给列布罗夫画像呢，尽管这家伙挺讨厌。没关系，为了得到安德烈·杰尔查文的作品，俄罗斯博物馆和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迟早会争吵起来的，当然早比迟好。暂时嘛，这不是，好朋友领来了一位希望在画布上永世留芳的订货人。

在我们这个时代，就连著名人物都很少有请人给自己画像的。画家倒常常求他们匀出点时间，摆摆姿势让他给画像，好挂在展览会上让大家驻足议论：“瞧，这不是吉洪诺夫吗？”“哪儿的话呀？根本不像！”至于平民百姓就更甭提了，照照相就心

① 新地岛是北冰洋中的一组群岛，属阿尔汉格尔斯克州。

满意足了。所以这位列布罗夫竟有如此雅兴，实在难以理解，他又不是什么明星，不过是个电视修理部的调试工。列布罗夫是维奇卡·济明领来的。维奇卡说他忙得不可开交，交件的时间快到了。维奇卡倒是真的“找到了金矿”（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但安德烈还是马上明白了：维奇卡是真心实意想给他一个挣口饭的机会。这当然也让他恼火：他对任何施舍，任何恩惠一概不能忍受。

虽然这位列布罗夫一见面就让他讨厌，他还是应下来了。唉，都因为没钱花。不过倒也不是非得爱自己的模特不可，不是有不少暴露性的画像吗？

列布罗夫十分讲求实际：开口第一句就问要多少酬金。要多少呢？安德烈一点概念也没有。艺术的价格问题一向使他困惑：根据什么定价呢？报上常有这样的消息：某某绘画陈列馆被窃。最近一次是丁托列托^①倒了霉：他的一幅价值一百五十万美元的画被偷去了。不是一百万，也不是二百万恰好是一百五十万——不知怎么算出来的！不久前画店为安德烈的一幅风景画估价三百卢布。不过他完全没有因此而认为自己比丁托列托就差那么多倍。只不过人们习惯于崇拜古代大师罢了。丁托列托本人活着的时候也没有拿到过这个数目的千分之一嘛。真让人猜不透：三百卢布，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不是一百？为什么不是五百？不过，三百就三百吧，如果他的画能在画店经常卖出去，过日子还是可以的。对了，既然画店里负责估价的是个正式的委员会，安德烈就把三百卢布这个数目当作出发点吧——于是他向列布罗夫提出二百五十。话一出口，他马上想：如果这位列布罗夫讨价还价，就让他滚蛋！二百五十还认为太

① 丁托列托（1518—1594），文艺复兴后期著名威尼斯画家。

贵，那就是根本不尊重画家的劳动……列布罗夫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但安德烈并未因他轻易答应而对他产生好感，因为他看出来：他之所以很快答应，并非出于慷慨，而是由于缺乏自信，最蛮横无理的人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也会失去自信的。列布罗夫只不过怕丢丑，他以为画家要价一般不会少于这个数目……可不是吗，安德烈本人刚从北方来到列宁格勒时就体会过类似的感情。比如说吧，在公共场合吃鱼的时候，他就竭力不用刀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鱼吃下去。后来他直生自己的气：那样做多蠢！再说这规矩也岂有此理：为什么吃肉可以用刀子，吃鱼就不许用？后来他干脆反着来，不需要用刀的时候，他也故意用刀切鱼——让他们看好了！……有意思，不知列布罗夫会不会为他初次在画家面前表现出的怯懦而气急败坏？恐怕未必，他在他的电视修理部凌辱顾客是家常便饭，所以，在别人面前卑躬屈膝对他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安德烈几乎从未画过肖像，当年他画过几个同船的极地水手，但他更喜欢画风景画。

他很可能压根儿发现不了自己的价值：他工作的“因迪吉尔卡”号船上就没有人发现他的价值：一个水手用油彩涂涂抹抹不过是一种业余爱好，这跟船上小卖部的女服务员克拉夫卡每次船上举行音乐会时总要唱几首浪漫曲没什么两样。他画画（用油彩画画的事，他从来没有用过“作画”这个词，他不知道可以这么说，而且几乎是必须这么说）轻松自如，根本也没把画画当成工作。但是凑巧有一天，在杜金卡^①挂出他的几幅画（文化宫主任想装饰一下电影院的前厅）被过路的电影摄影师们发现了。这些电影工作者毫无私心地对他赞不绝口，从而引起

^① 北极地区城市，泰梅尔自治州首府。

了轰动——于是安德烈·杰尔查文一下子就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他没进梦寐以求的航海学院，却进了列宾美术学院。当然啦，即使没有同电影工作者的幸会，他也许迟早会来到彼得堡旧楼顶楼上这间画室的。

“我可以动一动吗？”

原来列布罗夫到现在没敢动！真规矩！安德烈完全把他忘了。不，他是一直看见他坐在面前的，甚至似乎比用眼睛看见的还要多，因为列布罗夫周身笼罩着一层棕褐色的薄雾，在这薄雾中，阳光都变得暗淡了，结果汗孔明显的油光光的皮肤，尤其是鼻子上的皮肤，没有原来的光亮了。这层薄雾与其说掩盖了什么，不如说揭露了什么：某种内心的冲动、恐惧、情欲等等。不过与此同时，安德烈忘了列布罗夫不仅仅是模特，他还是个活人：他不但会疲倦，他坐着不动还会烦恼，而且脖子和脊背都坐麻了。

“动吧，动吧，老天爷，谁不让你动了！你愿意站起来走走也行。像一年级小学生一样要求上厕所也行！”

安德烈很久没有这么愤怒过了。一般讲，愤怒差不多是安德烈的通常状态。只是他从不大吵大闹，总是憋在心里，只有了解他的人看到他使劲摔画笔、挤颜料的动作，能够想象到他克制自己是多么困难。不大了解他的人，则认为他生性平和，甚至反应迟钝。据说，把怒气憋在心里有害，唉，有害就有害吧。总不能大喊大叫，抄起凳子往墙上扔吧。他的确常常想这样做，但这样大肆发作只有娘儿们和精神病人才是情有可原的。

列布罗夫得到了允许，在画室里溜达起来。他在一幅画前停下脚，这幅画是安德烈最心爱的一幅，画的是波尔瓦角——有这么个地角，在瓦伊加奇岛的北端。但是安德烈没有标出波

尔瓦角这个名字：完全没有必要引人发笑^①。何况画得也不大像，安德烈对自然景色做了某些修正。因此他避开具体地名标了个中性标题：“天涯海角”。他之所以喜欢这幅画，是因为成功地抓住了情绪：不是看到天涯海角时的惆怅，却是期待天外出现新的奇迹；而且那孤独也不是寒天游子无望的孤独而是开路先驱的孤独……总之一句话，这件作品很成功。安德烈认为它的位置应当是在俄罗斯博物馆里，而且他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列布罗夫看了两眼，又朝前走去。他看懂了点什么吗？感觉到了什么吗？安德烈画了将近一年时间：画画，丢下，又重画，可这位列布罗夫看了一眼就走开了。不仅仅列布罗夫这样，多数人都这样，但是现在马马虎虎瞄一眼就走开的正是列布罗夫；他就更不招人喜欢了。何况列布罗夫的两只眼睛还颜色不一样：一只灰色，一只褐色，这样一来，他的目光更显得游移不定，他用这样的目光扫过画面，似乎把画玷污了。

“活动一会儿就行了，再坐下吧！”安德烈不客气地说。其实他并不需要列布罗夫坐在那儿，早就看够了，闭上眼都仿佛他还坐在那儿似的。

“噢，是，是，当然啦。”

列布罗夫赶紧坐下，又尽力不动弹。

安德烈工作了三个小时，可那疲乏劲儿就好像干了十个小时。心里越是愤怒，身体就越容易累。有那么一瞬间，他忽然觉得不行了，没气力了。手都麻了。手一直抬着，一定是这个原因。工作时没感觉什么，可忽然感觉到麻酥酥的。他还从来没有干到手发麻的地步。

^① “波尔瓦角”的俄文与“傻瓜鼻子”谐音。

“得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您站起来吧。”

列布罗夫急忙站了起来，他显然松了口气。瞧，他也累了。安德烈去洗画笔。

列布罗夫本该马上告退，但他认为说点废话才算懂礼貌，在他的概念中，这叫做“上流社会的交谈”。

“您也在这儿住吗？”

真想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这不关您的事！别装得好像关心我的生活似的！”但安德烈一如平日忍住没说。

“不，这儿只是画室。”

“怨不得只有画没有家具。不过我不敢肯定，也许您不需要家具呢？面积真不小。”

“不，需要家具。画家也是人，也得吃，喝，睡觉。”

“那就好了。不然这儿的气味……要是总呆在这里……”

安德烈恰恰喜欢这些气味：油画颜料、松节油、上光油——这是工作的气味，但他没有向列布罗夫解释，只是说：

“怎么，气味很平常嘛。”

“您不头痛吗？我头已经痛了。是啊，这活儿我干不了！”列布罗夫得胜般地宣称。

“难道有人向您提出过这样的建议？”

列布罗夫根本没有听出安德烈语调中的敌意，自顾自地议论开了：

“要说我自己嘛……其实人人都有所追求，就像鱼往深处游一样。看，您有间画室，面积还这么大！怕有四十平米吧。虽说在楼顶，可毕竟……那么多画，每张画都值不少钱吧。人有了钱总想换成金子，其实买画也是很好的储蓄。当然，必须懂得买谁的画，免得上当。您这儿常有收藏家来买画吗？”

看得出，这话已不是随便说说表示羡慕，列布罗夫本人还

真的担心会不会上当呢。

“您已经把您的资本投在画像上了。子孙后代会感谢您的。”

“就是说，您认为会涨价？”

“一定会。”

说真的，的确会涨价，安德烈对此毫不怀疑。遗憾的是，列布罗夫这个市侩将坐收渔翁之利。花钱买幅好画挂在家里欣赏艺术，这合情合理。如果只是为了攒钱，就让人反感了。假如画有感情的话，它一定觉得，它没有得到爱（画跟女人一样，天生是为了被人爱的），反而遭了强奸。这个比喻当然不伦不类，画布和油彩怎么有感情呢，有感情的是画家，但安德烈常常觉得，画也有感情，有生命。

列布罗夫侧身移动脚步仿佛在欣赏墙上挂的和靠墙放的画幅，企图绕到画架后面，但安德烈不愿让列布罗夫看见草图。绘画的这个阶段是画家的隐秘，不能让人看，这就跟自己的妻子正在穿衣服时不能让人看是一样的。安德烈伸出手挡住他，说：

“还不能看呢。目前这还是我们画家的隐秘。”

列布罗夫后退了一步，但他脸上的表情很明显：“可别骗了我！”不过，他还没有付钱，连订金都没有交，这显然使他感到宽慰。列布罗夫想到钱，便又想起使他激动不安的问题——安德烈对订画人的思想了如指掌，就如同他有思维传感特异功能似的，虽然他以前并没有这种能力。

“您这些画卖什么价钱？比如这几幅，画风景的。”

安德烈确定画像价钱时已经部分地暴露了自己，不然他非震一震这位艺术爱好者不可！

“价格不一。而且与大小无关，”他幸灾乐祸地补充说。“譬如这一件吧，”他用手指指《天涯海角》，“少于三千我是不卖的。可是这一件，”他手里拿着画笔指了指《北极光》中的一幅，

“给三百也行。”

“那么，我的画像是最贱的了？”

在这一瞬间，列布罗夫很可能首先感到的是懊丧，而不是高兴，因为这种人孜孜以求的总是贵重物品。

“我提出的只是估计价格，因为我不知画成后究竟怎样。能有一定水平，这不成问题，但能不能成珍品，事先很难说。不过您愿意的话，可以提高价钱。”

贪婪与虚荣发生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最后贪婪获胜。

“不，不，不必了。”

安德烈已把画笔和调色板洗净，该把列布罗夫轰走了。但这位订画人听到提价的建议后自己也想快点离开。

“您走不走？我们也许同路吧？”

安德烈就住在顺楼梯往下走两层的单元里，但他不想让列布罗夫知道他的住处，因为这可能成为进一步交往的开端，而这是安德烈所决不允许的。目前列布罗夫只知道他的画室，只是个订画人，如此而已。

“不，我还要呆一会儿。”

“那就再见了。那么，明天还是这时候？”

“对，对。”

“噢，这样的空气……您怎么受得了？即使能像您一样挣那么多钱，我也不干！”

他走了，得到了自我安慰。否则他一路上会反复计算画家的收入而羡慕不已的。让他去相信他所想象的收入吧，那他就更容易承认画像的艺术价值。至于说，一个最优秀的画家也可能身无分文，这跟他是说不清楚的。对列布罗夫这样的人，只有一个颠扑不破的逻辑：既然是个优秀的画家，就一定挣得多！

安德烈走到大窗面前——事实上占整整一面墙的面积——

朝下望去。画室窗外的景色一向使他得到安慰。从上面望去，格里鲍耶陀夫运河似乎很窄，停滞不动的河水不仅映照出今天的河岸，有时遇到他来了情绪，在河水中看到的与其说是今天的河岸，不如说是百年前的河岸，那时果戈理就住在这运河附近，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这里住过。

运河两岸树上刚刚绽开嫩叶，像绿色的绒毛爬满树枝。啊，多么好啊，可以随时走到窗前向下眺望，从鄙琐的烦恼中解脱出来。在家里看不到这样的景色，那里窗外是院子，是传统的彼得堡天井。

安德烈想起家，刹那间像按了一下肚子上的电钮，觉得特别饿。刚才还没想吃饭，可一下子就一分钟也忍不住了，除了吃饭什么也不能想了。工作时，他什么都能忘掉，哪怕是牙痛，只要拿起画笔，立刻就像上了麻药似的疼痛全消。可是他放下工作，就饿得要命，吃起来狼吞虎咽，但他还是那么精瘦，有一回维奇卡·济明画围困时期的列宁格勒人还拿他当过模特。看来，他内心永不止熄的热情把他耗光了。安德烈怀着希望看看表：原来已经两点了，那么午饭应该是已经做好了。在跑下楼之前，他先忙把门边接线板上的插头拔下来。自从画家米沙·卡扎琴科的画室因电炉出毛病一把火把他的作品全部烧光之后（这才是极端的不幸，还不如自己也同画一起烧死呢！），安德烈对短路就产生了永生不忘的恐惧，何况这间阁楼上的电线差不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的旧物了呢。

楼梯上端直通画室门，门口没有平台。当时认为这是个备用楼梯，所以又陡又窄，大幅的画要往楼下搬，必须非常小心才不致在拐角处碰坏。不过现在楼梯经过修缮好多了，还装了日光灯。他们这楼梯最值得注意的特点，安德烈认为是画室下面那条裂缝。这条裂缝顺墙而上，拐个直角爬上天花板，很像

地图上的伏尔加河，甚好看。这幅楼房很结实，天花板没有塌陷，门框没有歪斜，屋顶也不漏雨，所以画室一次也没遭过水淹。但是这条裂缝却令人费解地似乎在呼吸：有时张开，像日古利河湾，能塞进根火柴棍；有时闭拢，变成一条依稀可辨的弯弯曲曲的细线。安德烈关于这条裂缝的思考从来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再说，这也谈不上什么思考，不过是某种朦胧的形象。可不是吗，在我们这个令人担忧的时代，真仿佛有一条裂缝穿过整个世界，楼梯上这条细小的裂缝仿佛是想象中的世界裂缝的继续或体现。裂缝从下面直通安德烈的画室，而且，虽然眼看不见，一定也蜿蜒在他的地板下，这是绝对正确的，世界裂缝就应当穿过画家的画室，穿过他安德烈·杰尔查文的画室。安德烈无论多忙，从不忘记看一眼裂缝，琢磨一下它的状态。他不知怎么，不喜欢它的闭合状态，他觉得裂缝弥合是一种假象，因为裂缝仍然存在，既然存在，就应让大家看到，让大家感到忧虑不安！不过今天裂缝张开了，鲜明，真切，坦率。安德烈用手指从下往上摸，直到再也够不着为止。他笑了笑，急匆匆走下楼梯。

从楼梯下来，进门就是厨房。安德烈走进厨房，立刻看到：午饭还没有做好，阿拉还在削土豆。可是都两点了啊！他没有力气等待了！说过多少回：宁要差而及时，不要好而迟。可是阿拉不知怎么对于办事及时怀有顽固的敌意。两年了，她就抽不出空去修修那只破表，安德烈等烦了，画店卖了他的一幅画，就给她买了只新表，专门买的防水表，好让她能戴着表洗衣服洗碗。可是这只表也总是到处乱丢。安德烈有一回发现表在冰箱里，还有一回混在手帕中间。

安德烈懂得：为了没有及时做好饭而大吵大闹，是极端庸俗之举，讽刺小说里写的丈夫才那样干，所以他竭力忍着，这